

恩州烽火



恩平党史资料丛书

恩 州 烽 火

(3)

中共恩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八月

封面题字：梁鼎光

封面设计：张永豪

广东恩平党史资料丛书

恩 州 烽 火

中共恩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纂

中共恩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出版

恩平县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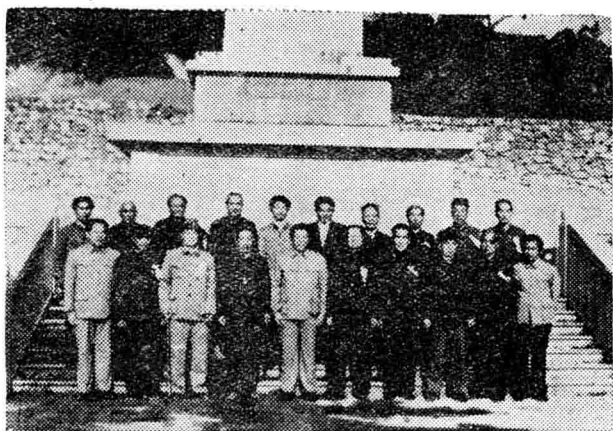
1986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字数90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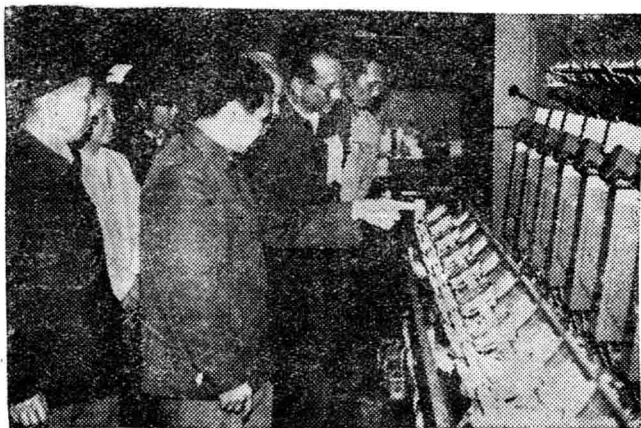
印张：2.08

印数：1,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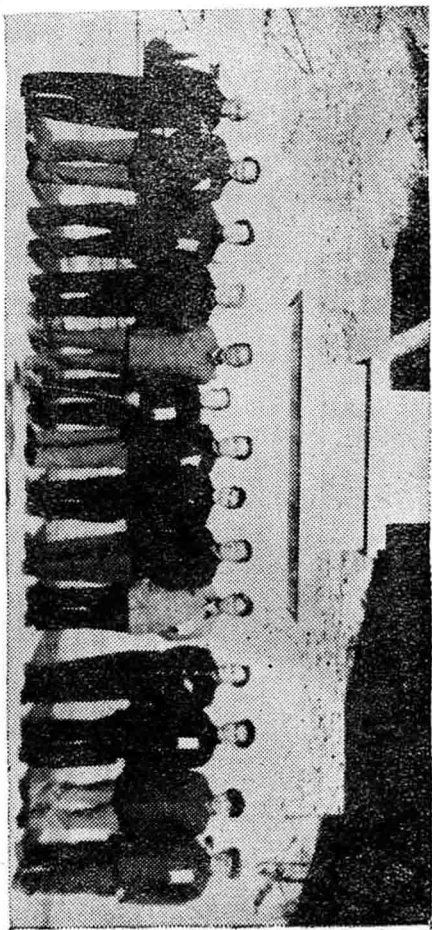
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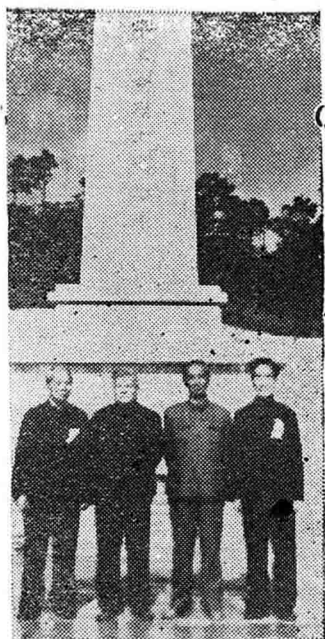
上图为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共恩平县委召开党史资料审稿会议期间，到会的县一级领导（含民主革命时期）在恩平烈士墓前合影。前排左起：郑稳、郑玛、郑铮、冯杰、侯国达、郑锦波、郑鼎诺、吴枫、司徒卓、冯炎；后排左起：吴持礼、李克平、杨子江、庞承运、林锦伦、陈洪兆、关中人、郑永恒、肖轩、梁福生。



上图为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共恩平县委召开党史资料审稿会议期间，老干部前往广联泰棉纺厂参观时情景。



上图为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共恩平县委召开党史资料审稿会议期间，老干部在烈士墓前留影。左起：李克平、杨子江、郑锦波、谢永宽、谢创、福全光、梁文华、马平、邱子平、贺庆云、陈全、郑鼎诺、吴枫、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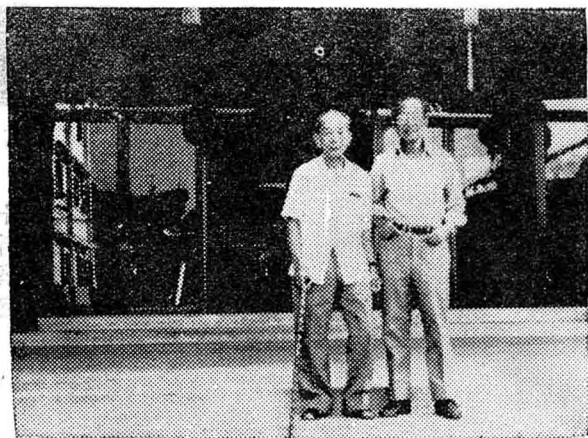


▲上图为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共恩平县委召开党史资料审稿会议期间，老干部在烈士墓前合影。左起：司徒卓、谢永宽、谢创、郑鼎诺。

◀左图为水头坪小学旧址，一九四一年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共恩平县委办事机构所在地。



上图为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共恩平县委召开党史资料审稿座谈会，郑锦波等老干部在审查史料。



上图为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带领恩平农民自卫军攻打恩城的原五邑地委委员王坚淮（右）、自卫军团长褐全光。合影于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烽火硝烟忆粤中

——南路部队挺进粤中的峥嵘岁月……………吴有恒（1）

“东纵”北撤后恩平地下党的活动……………李克平（10）

朗底战斗……………马平（17）

轻骑驰骋南恩州

——回忆北撤后战斗生活片断……………冯超（24）

北撤后坚持斗争的恩平武工队……………陈全（52）

西水交通站的建立和坚持山区武装斗争……………关海等（69）

鸡啼营激战……………贺庆云、肖轩（84）

尽快把党员的关系接回来……………梁超（88）

江洲截击……………肖轩（91）

北撤前后恩平党组织活动的一些情况……………郑思凌（95）

英勇机智斗凶顽

——记武工队活动二三事……………郑楨（99）

战斗的锦江税站……………唐克玲、秦埃（107）

让党的地下交通线畅通无阻·····	吴如柳 (114)
江北区对敌斗争片断·····	冯检 (122)
奇袭大黄榜	
——奔袭平岗自卫中队的经过·····	邹九享 (127)
忆东征粤中·····	陈军 (130)
锅盖山六壮士·····	中共恩平县委党史办公室 (139)
红星连建立前后的战斗生活·····	谢春 (144)
江南区的武装斗争·····	郑棠 (152)
大人山谈判·····	李白 (159)
解放朗底圩·····	黎光 (165)
我在响山交通站的活动·····	岑达 (172)
诺叔的皮大衣·····	马文活 (175)
附记·····	编者 (178)

烽火硝烟忆粤中

——南路部队挺进粤中的峥嵘岁月

吴有恒

一九四六年，我在南路地区领导武装斗争。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南路地区的残酷压迫，激起南路人民的无比愤慨，革命火种一点，便成燎原之势，武装部队迅速扩大。

南路的惊雷，震撼了国民党广东统治者的迷梦。于是，敌人抽调六个保安团（广东共有十个保安团）的重兵对南路进行疯狂的“围剿”，妄图把南路部队扼杀在摇篮之中。

为了击破敌人对南路部队的重兵“围剿”，我到香港向分局作了汇报，取得分局的同意，决定将南路部队分别举行东（吴有恒同志玉照）征、西征。两个方向同时出击，西征部队到十万大山、广西中越边界；东征部队向东打出来。其战略计划第一步到茂电信边区、云阳边西山地区配合粤中党组织的军事斗争，发展到西江南岸，加上云、罗、郁几个县地方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广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为了加强对粤中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根据中共香港分局的决定，我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回到了粤中。同月下旬，我与欧初所带的南路东进队第一批（一、三营）在漠阳江东边的平坦乡大洞水会合。

当时，东进部队原准备以高阳地区为中心，在茂、电、信一带开展斗争。但是，由于部队到了阳江、阳春，再去八甲大山没有基础，所以改为以广阳地区为中心，只好挺进到粤中来。东进部队来粤中我原以为过来时会走茂北山区，所以派阳春部队去西山，但接不上来。后来，才在漠东大洞水会师，我住在石盆寨，开了一家地主的谷仓。随后，我带队伍过恩平的大陂，出大田。我个人从朗底出到百合村，头发长得很长，在村中找了个理发佬，坐在大树下理发，刚理了半边头发，敌人打来了，入了村庄闸口，一枪打死了理发佬。连长立即用轻机枪反击，敌人才退出闸口。我早上已经看过村庄地形，村后有条水埕，我们从村后退出，到了五龙坑耕田厂。过了一天，我同冯叔（冯桑）会合。南路部队过来，国民党“围剿”南路的部队也跟到了阳江、阳春、新兴、开平、恩平，进行军事讨伐，保二师的“铁头仔”调了几个团来。原来我们想休整，但山区无粮食，我带着队伍从朗底到七堡里，想筹粮解决吃饭问题。有一次用饭时敌人追到来打，我们退到鸡啼营，到夹水、东水，又到新兴的蕉山。当时，我们的部队无粮食，打了集成圩，开了谷仓，每个人的米袋都装了点粮。退出来，连夜过莲塘面、里洞，想返回恩平朗底休息，但到西头地方又同保安团遭遇，我们主动撤退到一个山坑的耕田厂。这时，我们用五百元买了一头牛，部队一人分了一块牛肉。我们请耕田厂的人带路，翻山过阳春的茶园乡，下半夜到宠洞，过马师田，到了蟠龙住几

天。蟠龙名叫“小延安”，但根据地小，无饭食，部队只好又返恩平。如果蟠龙有粮食，还可以多休息些时候，在阳春的敌人只是县保警队，好对付。而部队转回恩平，分委领导开始考虑南路部队分散还是集中的问题了。

南路部队东进过来，不是打败仗，但是目标太大，敌人重兵追上来；根据地的农村又遇着青黄不接，四、五月春荒无粮；地方工作普遍未开展，群众运动、政权工作、情报等都未能配合上来。部队从蟠龙转回恩平，和郑锦波所带的贺金龙队几十人在西水湾田地方会面后，我们临时司令部在此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中，感到有分兵的必要，于是将南路部队分散活动。但是，分兵后敌人到处围村“钉点”，“科款”买枪，我们没有比较强的主力，不能进行有效的战斗。

部队分兵后几个月，我病了，去开平罗汉山耕田厂养病。去养病之前，我已经想到要集中兵力这个问题，如果有几百兵力，起码可以打赢县大队，敌人来一个保安营也可以把它打走。到罗汉山养病时，我派我的爱人曾珍通过交通站到香港分局找方方。曾珍对方方说：“老吴叫我问你，南路工作有无对的地方，如果有，就集中兵力。他虽然病了，可以抬着指挥，如果不对，就无法讲了。”方方回答说：“有对的嘛！打国民党拚命呀！”曾珍从香港返来，中共广南分委在西水湾田开会，冯桑、谢创、欧初和我出席，龙世雄做记录。会议开到半途，我写了个条子：“我建议集中东进部队搞一个团，如果打败了，甘受枪毙，死而无怨。”冯叔看了这个条子，叫休会。冯叔和欧初交换意见后，复会时发言说：“全部集中不好，先集中一个营”。部队集中之后叫做“西江大队”，由庞震任队长。打了一仗之后过新高鹤，打了布辰岭歼灭战。我说集中一个团之后不在恩、开、新活

动，是过新高鹤，那边敌人比较空虚。过新、高、鹤打布辰岭战斗，我军兵力三个连，实际战斗兵员仅三百人，敌人一百二十三人。我军一个营加上新高鹤支队，司令部讨论，选择伏击地点，等敌人从新兴过了岭进入高明县境塘面村才打。一批部队放在高山，庞震队放在矮山仔，一个排放在路边一间庙里，布置兵力以后我不在现场，我生病头晕，很疲劳。欧初也无去现场，梁文华和庞震、莫怀在现场。布辰岭伏击战打了胜仗，敌兵一百二十三人，歼灭一百二十人，少了三个，被俘虏的敌军参谋长说这三个是空额。战场清点俘虏和尸体，没有一个伤兵，我还批评部队对敌人伤兵是否都补了一枪，违反政策？这场胜仗缴了九挺机枪，九支枪榴弹筒，还有一大批步枪。我对冯叔说：“是否集中好呀！”冯叔说：“集中好！”几个月后，分散在阳春、阳江的东进连队都调到新高鹤集中。部队返到恩平，在鹏岗与敌遭遇打了一仗，黄飞被流弹打伤牺牲，并不是打败仗。后又打苍城，没有打进去。这时，区党委开了会议。

我粤中部队由分散到集中兵力，打了布辰岭战斗，进一步全团集中，陆续打了一些仗。恩平鹏岗一仗，虽然黄飞牺牲了，但我们主动出击向敌人挑战，估计江洲市敌人必出，敌人惊了。我们把部队更集中，在马岗打一仗，在趁四九圩的路上的牛山草坪又打了一仗，缴了敌人几十支枪，把祠堂里的敌兵捉光，只剩下炮楼里有几个人守着没打下。敌据点被我拔除了。朗底据点拔了，夹水据点没有了，广阳支队根据地活动地区巩固了。我军主力团出击，可以吃得下的就吃。广阳支队和新高鹤支队合在一起，又打单水口，杀牛会餐，集中部队讲话。又打司前。部队进军三罗地区战绩较好，打河头勒竹，打金鸡圩。打围底圩。围底圩里国民党的县大队

长同我三罗支队司令员李镇靖是朋友，李镇靖派人约他谈判，要他起义投降，他说现在未是时候。李镇靖要他打一仗，诈败而走，把武器弹药留下一部份。这个大队长走了，我们部队进入围底圩，接着追击一阵，打青平，打罗镜、连州、泗纶，把罗定县四十八个乡公所拔除了三十八个。我们部队发展很快，独一团补充了兵源。后接到情报说，西江警备司令谭启秀到了连州圩，这时我军集中一千七百人，谭启秀军有一千二百人。冯叔问我：“打得赢吗？”我说：“打得赢！但缴枪不多吧，他人多。”我们以九百人打谭启秀军，新兵不要上第一线，果然打赢了，谭军败走，我们追了一大段路。我们又打船步圩。返新兴，从水台、稔村一路白天行军，一千几百人，浩浩荡荡。到东水，打荷村，打坝塘。坝塘反动头子崔星辉逃走了，我们入了坝塘村。部队返回新高鹤，谢创原先去滨海地区也返回来。一个多月后，主力团从那吉过去滨海，一路缴了不少枪。集中兵力能打仗大些多些，效果较大，有所缴获。由于我部队军事上提高了作战能力，活动地区扩大了，有利于地方武工队开展活动。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正式成立粤中纵队。我想建立第二主力团。我同冯叔交换了意见，但没多久就解放了，结果该团未建成。广阳支队有个钢铁营，新高鹤支队有个飞虎营，滨海总队枪多，我打算抽滨海的林兴华做团长，他也肯带多些枪来。我打算搞到两个主力团，每团一千人，国民党最多是出动一个保安团，如保二师来二千人一路，我们人少吃他不下，其他保安团来了我们就打，来一个营我们就可把它吃掉。我考虑了建立独立第二团的问题，连人带枪抽调；三罗支队人多，好枪不多，我想从三罗要些人，枪不要他的。再一步我有一个师的主力，什么保二师来了，就可以来

者照打。我抽了下面的，下面又生长起来，不抽他就不生长。用兵由分散到集中的设想，可以看到粤中区军事活动的脉络。

南路部队东进到广阳，分散下去时，广南分委研究，分散发动群众搞农会、民兵。这时是五、六月夏收期间，我病了，搞了个减租减息布告，六个字一句，油印分发。减租减息条例，我在南路搞过，在华北见过。部队转移到新高鹤时，特别搞农会，搞减租减息，建立乡政权。我无直接做农会的工作，谢叔（谢创）知道多一些，我不详细讲了。

收公粮问题，因前段要使部队吃饱饭感到很困难，光靠打反动地主开谷仓不能解决。因而要开展“双减”，按九等九级累进率征税。

再迟一些，我们出银币。部队打下宅梧圩，建立区民主政府，方向平为区长，市面以一元港币换我们一元的油印钞票，区政府印发，名叫“义民银号”。油印钞票币值稳定，从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出了一年。这个时期，我们在新兴县游击根据地也出银币。我们出银币，也没有通货膨胀，我们控制不准乱发，最大面额一元一张，不发十元的，有控制币值就能稳定。这时，国民党的币值不稳，通货膨胀到离了谱。我们的货币稳定，可以用油印银币纳税。写军史一定要写到财政活动，我们好似国家了。南下大军到来见了我们有油印银币，大军用人民币买东西，卖东西的人用油印银币找数，大军觉得很奇怪。

政权问题，从分散兵力时，就讨论过几次，一九四八年七月开始讨论。

宣传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定期出《粤中人民报》，开始由龙世雄搞。我们部队去三罗时，他留下来出版报纸。

“泰山”去三罗，老龙在罗坑发出《粤中人民报》的征稿信，说稿件交“泰山”转报社收，结果稿件都送到了三罗“泰山”去了。《粤中人民报》一直出到解放。我们粤中部队的文工团，陈赓大将到三埠见了就想要，如音乐家郭杰等人，我们没有给他。一九四八年以后我们部队活动增强，中学生，师范生，老师，一批就进来几十人，知识分子到部队来，对宣传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恢复武装斗争几年，我们认真工作，从无经验中摸索前进，实实在在。南下大军来了，我和大军一个师在鹤山金江圩会师，见了师长向守之（现在叫向守志），他是前敌指挥，指挥三个师，军长是李成芳。我入了阳江城，见了师长丁元昌，丁说：“你的兵，行呀！”原来大军经过恩平县境同我们粤中的部队遭遇，误会打起来，大军捉去我们一个小鬼，小鬼不懂北方话，以为是敌人，就用手比着自己的颈项说：“杀头啦！”大军搜小鬼的袋，有文化学习本，知道是我们地方的游击队。大军拿出自己笔记本给小鬼看，一翻开笔记本，小鬼大叫：“毛主席！毛主席！”大军叫识广东话的队员来翻译，和小鬼谈了话，放小鬼回去。嘱咐说：“叫你们首长来会师。”我在延安是认识丁元昌的。我们搞政治宣传、群众活动、收粮收税，按共产党的政策路线搞革命打天下，组织军队，搞正道的，没有搞邪门歪道。我们这个小鬼被人捉了，说：“杀头，杀头”，这是我们部队正道训练出来的，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

南下大军来了，粤中才能解放，但我们也曾经起了积极作用。陈赓写信赞扬我们，向守之给予很好的评价，说到了粤中好像到了根据地。我们粤中部队在鹤山宅梧截住敌九十一师，敌人走不了，敌师长要求起义，我们不敢答应，指定

敌九十一师在荷村集合，敌兵不肯缴枪。我叫文工团长符公望、副团长郭杰，到更楼村如果见到大军，就说我们截住了敌人一个师，请大军来帮助缴枪。大军派两个团来，敌师三千人，见讲北方话的大军来了，就缴了枪。军长李成芳审问俘虏：“你们为什么不缴枪给我们地方部队？”俘虏说：“他们是土共。”李成芳拍台喝道：“共产党是一个，你胡说！”

向守之和我研究追击敌人，我建议打单水口，明早到达三埠。我带独一团入三埠，大军可不入三埠直去赤坎，派一个团去公益埠，直往海边插过漠阳江北津海边；一路从新兴下恩平；一路从阳春下阳江。我们入阳江城，敌人把船烧毁了。我入阳江城见了陈中福，他是阳东游击队的大队长。我说：“无船搭河桥。你有无办法？”陈中福早把五十艘渔民船撑入了合山河，陈中福大队保护住它们，于是赶快调这批船在漠阳江上搭起河桥，让大军渡江。陈中福能够藏了五十艘船，大军没有他就找不到船，一支小小的游击队能起到这个作用。我们配合南下大军，解放阳江，消灭了敌刘安琪兵团。

在部队分散到集中的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和部队两条线统一，整个党的力量以武装斗争为主，扭在一起。这个决策逐渐明确，两条线合并，两阳特派员李信在阳春入部队了，恩平县李克平也是地下党的，大致是一九四八年东进部队到来时也入部队了，如果没有全党一致合作搞武装，就没有这样蓬勃发展的局面。

（本文根据一九八三年在广阳地区武装斗争史料征集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节录。题目是编者加的。）